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書香浸潤伴日常

姜海霞

讀書, 是我尋常日子裡, 最踏實也最長久的樂趣。沒有什麼隆重的儀式, 也從不會特意挑選時辰。多半是下班回家收拾妥當, 或是週末午後閒下來, 隨手從桌邊、床頭抽出一本, 指尖觸到紙張的紋路, 心裡那份因生活奔波而生的浮躁, 便先淡了一半。

不用奔赴遠方, 也無需旁人陪伴, 只是安安靜靜坐著, 一頁頁讀下去, 便像走進了另一番天地, 暫拋眼前瑣碎, 遇見些不同的人與事。這份快樂, 不張揚, 不濃烈, 卻悄然滲進日子裡, 格外安穩。

我總以為, 讀書的歡喜, 不單在故事的起承轉合, 更多在於文字裡藏著的細碎道理, 那種如與人交心的通透。偶爾讀到一句平實話, 正說進心坎, 便會放下書, 靜靜愣一會兒, 想想自己的生活, 品品其中的滋味。

那些文字從不說教, 亦不刻意拔高, 像身邊人輕聲的叮囑, 又像黑夜中一點溫和的光。

迷茫時, 心裡就多了幾分底氣, 日子也過得更明白些。這種無聲的交流, 遠比熱鬧的寒暄更暖, 也讓平淡生活, 多了一點溫厚的底色。

讀書久了, 彷彿結識一群沉默的朋友。他們不在身邊, 卻總能在安靜時分, 伴我度日。讀伊麗莎白的清醒獨立, 不為

讚歎, 只為懂得守住本心、不卑不亢; 隨小王子遊歷, 方覺生活再繁雜, 也該留一份純粹與真; 體味《紅樓夢》裡的悲歡離合, 看透人情冷暖, 反更珍惜眼前的安穩。書中人從不擾我, 卻在一個個獨處的夜晚, 予我無聲的慰藉。

一本本讀下去, 也似跨越時光, 與不同年代的人遙遙對話。翻開古人文章, 能觸到他們的喜怒哀樂, 懂他們對生活的態度; 讀《論語》句句箴言, 學者待人謙和、心懷包容; 品《西遊記》一路坎坷, 明白做事需多幾分堅持; 看《活著》裡的人生起落, 更知珍惜當下的平淡平安。書頁從不言語, 卻將歲月的智慧, 緩緩融進心底。

平日工作忙碌, 週遭喧囂, 人心易浮。唯有讀書時, 能尋得一方清淨。在書桌前坐下, 翻開一卷, 外界的嘈雜彷彿被隔在窗外, 心裡的煩惱與焦慮, 也隨一行行文字漸漸沉澱。無需刻意尋找, 這份寧靜自然而來, 成了疲憊生活裡, 最貼心的撫慰。

我從不認為讀書是多麼高雅的事, 它只是我生活裡的一種習慣, 如吃飯飲水般自然。它不會帶來轟轟烈烈的快樂, 卻能一點一滴滋養心田。

無需迎合誰, 只安安靜靜做自己。讀過的字, 見過的故事, 無聲地改變著我, 讓我心氣更平, 看待世事, 也多了幾分溫柔。

日子匆匆, 閒暇時, 便靜心讀讀書吧。不必趕進度, 也無需強求懂多少道理, 隨心翻閱便好。讓淡淡書香, 慢慢浸潤平凡的日常, 于文字中尋一份心安, 守一份從容, 便是生活裡最難得的小美好了。

芍藥殿春

尹小英

立夏的清晨, 我路過街角的三角形綠地, 平日裡匆匆經過從不細看, 那天卻被一抹深紅牽住了目光, 循著望去, 原來是一叢芍藥開在花壇邊沿。牡丹早已謝盡, 連殘瓣都不剩幾片, 而芍藥正開到好處, 粉白的如初雪將融, 深紅的似晚照絳紗, 重瓣層疊, 花瓣邊緣微卷, 薄得透光, 露水在上面潤潤淡淡的胭脂色。風過時, 整叢花輕輕晃了晃, 彷彿在為春天關上一道門。

「殿春」二字, 是古人送給芍藥的。牡丹為花王, 谷雨時節轟轟烈烈地開過, 百官朝賀一般; 芍藥為花相, 不搶那最盛大的排場, 只在百花退場後才從容登台。它開在立夏, 開在春天與夏天的交界線上, 既送春歸, 又迎夏至。這位置不好坐, 太早則與牡丹爭鋒, 太晚則落入暑氣, 偏偏芍藥不早不晚, 開得恰如其分, 恍若一位知時守分的故人。

《詩經》裡寫「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 贈之以勺藥」, 那時的芍藥還是男女定情的信物, 比紅豆更含蓄, 比誓言更安靜。我對著這叢芍藥想, 古人贈花, 大約不是在盛大的節日, 而是在這樣將離未離的時節。春天要走, 人心總會軟一軟, 那一軟裡生出的情意, 才最經得起日子磨。芍藥趕在這個時候開, 像是替天下有情人說了一句說不出口的話。

牡丹與芍藥常被並提, 細看卻大不相同。牡丹開時氣宇軒昂, 一朵是一朵的富貴氣; 芍藥則柔婉得多, 枝條細軟, 花朵微微垂首, 恰似有心事的少女。我更喜歡芍藥這一點低頭的姿態, 不爭不搶, 卻自有風骨。牡丹是春天的鼎盛, 芍藥是春天的尾聲, 而尾聲往往比高潮更耐人尋味, 因為它懂得收束, 懂得把餘韻留給接下來的日子。

這立夏時節, 古有「餞春」之俗, 備酒食, 送春歸。我想像古人就在這樣的芍藥花下設宴, 酒杯裡映著將落的夕陽, 也映著將謝的花。沒有人說話, 但所有人都知道, 這一別又是一年。

芍藥的花香幽微, 不湊近聞不到, 正是這種若有若無的香氣, 像極了告別的味道。你不刻意去品, 它就淡了; 你一凝神, 它又在鼻尖縈繞不散。

一陣風吹過, 幾片芍藥花瓣旋轉著落下, 落在柏油路的裂縫裡, 落在花壇的水泥沿上。我蹲下來, 拾起一片, 薄而透亮, 指尖一絲涼。花事將了, 花下的葉子卻肥綠起來, 再往遠處看, 槐綠初稠, 蛙聲初起。

芍藥用最後的絢爛完成了交接, 不悲不喜, 只是按時開落。殿春者, 不是在春天後面追趕, 而是站在春夏之間, 替我們記住了一段恰如其分的光陰。

五月山野藏紅梅

侯敬晨

五月的山野, 最誘人的不是花, 是那藏在刺叢裡的樹莓。我們那裡管它叫「山莓」。樹莓比楊梅還小些, 模樣也像, 你伸手去摘, 得小心, 它的枝上有刺, 謂之「刺泡」倒也恰當。輕輕捏住那顆紅的, 一摘就下來了, 蒂還留在枝上。送進嘴裡, 甜, 帶一點點酸。

五月的山坡上, 向陽的那一面, 樹莓結得最多。這個時節, 布谷鳥叫得正歡, 我們這些半大的孩子, 放了學不回家, 先往山上跑。哪裡有樹莓, 我們清楚得很,

哪一叢去年結得多, 哪一叢今年發了新枝, 心裡都有數。有時候去晚了, 紅熟的那幾顆已經被鳥啄了, 剩下半個掛在枝上, 看著可惜。我們每人摘一把, 用葉子兜著, 坐在田埂上吃。吃完了, 嘴唇上染得紅紅的, 伸舌頭一舔, 還是甜的。

《爾雅·釋草》記載: 「葦, 藪葦。即覆盆, 實似莓而小, 可食」。覆盆子這名字起得好, 你翻過手掌, 把果子扣在手心, 就像一隻小小的紅盆覆著。樹莓也該算是野果, 自己願意長在哪裡就長在哪裡。

田邊、地頭、石縫、刺叢邊, 它都能長, 什麼時候看見, 都覺得親切。

外婆也認得樹莓, 說以前青黃不接的時候, 麥子還沒收, 存糧吃完了, 就上山找樹莓和其他野果。她說這話的時候, 我們正坐在院子裡吃白面饅頭, 她拿筷子點著我的額頭說: 「你們現在享福了, 不知道這些。」

可是我那時候只惦記著山上那幾叢紅樹莓, 哪裡聽得進去這些。《詩經》裡的「采芣」、「采蘋」, 采的大概也是野菜野果罷。古人的生活離土地近, 認識草木之名, 知道什麼時候該採什麼。我們現在呢, 菜市場上的果子一年四季都有, 反倒

分不清什麼時候吃什麼東西了。

去年五月去皖南, 在一個村子裡住了一晚。村後的山上就有樹莓。房東大嫂聽我說想吃, 拿了個小竹籃, 領著我上山。她走得快, 我跟著有些氣喘。她一邊走一邊說: 「我們小時候天天吃, 吃膩了。」可是我看她摘的時候, 眼神裡是歡喜的, 專挑那些紅的, 放在籃子裡, 青的澀的留著它再長。摘了半籃, 她隨手摘了一片桐子樹葉蓋在上面, 說是怕在路上灑了。回到家裡, 用水淘了兩遍, 拿碗裝了, 撒了一點點白糖。她說: 「現在的樹莓沒有以前甜了, 加一點點糖, 提味。」我吃了一顆, 果然還是甜裡帶酸, 山野的味道還在。

臨走的時候, 她把剩下的樹莓用塑料袋裝了, 塞給我說: 「路上吃, 這東西嬌氣, 攔不住, 明天就壞了。」我上了車, 打開袋子, 樹莓已經在底下滲出些紅紅的汁水。我一顆一顆地吃了, 吃到最後一顆, 捨不得了, 含在嘴裡讓它慢化了。

五月的樹莓熟了, 你要是這時候到鄉下去, 別忘了去山坡上找找。就在那些矮矮的刺叢裡, 紅晶晶的, 等著你呢。摘一顆嘗嘗, 你就知道什麼叫「五月鮮」了。那酸酸甜甜的味道, 能一直甜到心裡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 宓月 633期

編者按: 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 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 每週一期, 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 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 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用心靈丈量山河

——溫陵氏《那年那天》地理時空的情感表達賞析



上官燕

上官燕, 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 四川省作協會員, 歷史文化專家。四川省文藝促進會瀘州辦事處執行主任、《江陽文藝》原執行主編, 公開刊物《格調》編委, 原瀘州作家網總編。在中國各級刊物發表各類文字數百萬字, 榮獲各種獎項, 文章收入10餘種選本。

詩文是地理的靈魂與迴響, 它賦予冰冷的地理坐標以溫度和情感, 將其昇華為具有永恆魅力的文化符號。靜夜閱讀菲律賓華僑作家溫陵氏的詩文選《那年那天》, 深刻感受到文中地理空間轉化為歲月的這份縱深感。

可以這樣說, 當詩意遇上地理, 我們看到的不是風景, 更是作家的精神氣質在地理空間中的投射。

地理作為一門研究人地關係的綜合性學科, 其思維方式, 如空間定位、區域比較、環境變遷、時空轉換等, 恰恰為我們解讀溫陵氏詩文提供了全新的認知路徑。

《那年那天》主要穿插有三個地理空間: 作家的故鄉泉州、祖國的大好河山和作家人籍的菲律賓。

當溫陵氏在寫作時, 他的視角頻頻切換到這三個地方, 由此地切換到彼地, 再由彼

地收回落於此地, 構成了該書「此彼一時」的空間結構。泉州是詩人在空間轉換中頻率最高的一個地理空間。作家即便是在異國他鄉, 他的目光隨時都回望著故鄉。開篇就是《回到那年, 回到那天》, 那年是六十年前——「1960年13歲的我從泉州通政小學畢業, 考上福建省重點中學泉州第一中學。」對他來說, 記憶最深刻的就是, 「我的西街88號」。那是作家出生並度過童年的地方, 仿南洋建築風格結合祖家南安起厝傳統, 前店後洋灰水泥鋼筋, 後摘永杉木紅磚黑瓦, 磚坪露台和天井鐵條罩將前後兩幢樓連成一體的已有80餘年歷史的騎樓洋房宅, 早已刻在了他的生命年輪中。「儘管我獨在異鄉為異客, 哪怕我去多遠離多久, 不管門牌號更換多少次, 西街88號永遠長駐心間。」

一個地域的生態具有豐富的元素, 既包括自然地理, 也包括人文地理、歷史傳統, 特別是與地域共生的歷史風俗文化因子以及與自然一體的生活形態, 構成了溫陵氏詩文地理的元素和氣息。一口古井是生命的源泉。「母親說古井裡的水源自清源山夏涼冬暖從不枯竭, 供我們家幾代人飲用、洗滌。」

「酷夏時母親會把西瓜放入網袋, 揪住繩頭慢慢放入井中, 午飯後瓜分給家人解暑, 清涼透心。」

一個書齋滋潤了作家的童年時代。「記憶中的一個書齋是座立在泉州西街88號的洋樓祖厝內,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方聖地。幾層排列著古今中外名著, 嗜著書, 我一天長大。」故鄉的鄉音的氣韻瀰漫在整本書中。對石亭茶詩人描寫得非常細膩, 「故鄉的石亭茶有三綠: 泡前綠、泡時水綠, 泡後葉綠。故鄉的石亭綠茶有三香: 杏香、綠豆香、蘭花香。」

《那年那天》第二個重要的地理空間, 即是祖國的山山水水。對祖國的大好河山, 他的文字飽含著讚歎之情。在《內蒙古之旅》, 「第一次站在蒙古高原上, 只覺得著

天如蒼穹; 第一次來到吉思汗的故鄉, 眼看著蒼天地間, 蒙古包升起的縷縷炊煙, 和換換行駛的勒勒車, 不禁想起草原民族。」來到一個充滿魅力的綠色天堂西雙版納。有「一種張開雙臂、裸體擁抱大自然的舒暢神怡感覺, 令人彷彿進入世外桃源。」邂逅美麗古運河, 「來到大運河的小碼頭, 只見河上載貨的小駁船, 載貨的「水上巴士」各行其道, 逆水而上, 順水而下」, 壯美的奇觀深深地吸引著他。走在離天很近的九寨溝, 他的文字一下生動起來, 「陽光下, 延伸到童話世界深處の木棧道上, 朵朵雪花展現六瓣的冰肌玉骨。」

作家對祖國最深情的文字, 體現在台灣寶島上。再次來到台灣, 「吸引著我的是血濃於水的同根同源」: 親源、地源、神源、葉源和物源, 那是一方同祖同俗的民族文化園囿。

《那年那天》中的第三個地理空間, 就是作家在異國他鄉生活最長期的地方菲律賓。《琴仔街的故事》中寫道: 「五十年前第一次踏足千島之國來到C阜, 站在父親戰後創設的店家門口, 父親告訴我眼前的這條街道叫做琴仔街。」「窄窄短短更像一條長巷的琴仔街沉澱了老一輩華僑的酸酸苦辣。」「天海未亮, 琴仔街就人聲鼎沸, 夜半笛聲道客船, 來自周邊島嶼的客陸陸續續來到店內挑選布匹、紗衫和雜貨, 督促工人打包捆紮, 趕下午的船班折返。」他不僅感慨: 「五十年過去了, 五十年前故事裡的人物都成了古人。」

第三個地理空間更多地呈現為一個轉換視覺。站在菲律賓的地域上, 溫陵氏的思緒卻常常落腳在其他地方。《一個似曾相識的地方》, 「如今, 我在遙遠的千島之國, 讀著來自湘家蕩的信箋——一幅濃濃淡淡的江南畫卷, 彷彿記憶深處的童年故鄉, 將一顆遊子的心再次溫暖。」

在敘述這個生活了幾十年的地理空間時, 他更多的是站在促進中菲文化友好交流

的視角。正如作家在一篇文章的題記中記載道: 「人說擬是非中間文化交流的橋樑我道擬是一張絢爛的郵票; 方寸譜寫千古文章, 咫尺牽引萬縷真情。」

在空間的轉換中, 書中時常出現兩處或三處地理空間對舉的現象。

《相聚在榕樹下》, 將菲律賓和祖國福建兩地聯繫了起來。秋高氣爽的季節, 作家踐約飛赴閩都。「在諸大的文化創意園中尋得一隅寧靜, 梳理——在異國他鄉曾經的鄉愁和回到故國家園對海外支教生活難捨難忘的情緒。」

事實上, 作家對空間的處理還具有多層次性首先是個人記憶空間, 例如故鄉的老屋、石橋、榕樹等等, 都承載著作家的成長記憶。「我想到古樸的石橋上走一走, 我想聽一聽精嚴講寺的的晨鐘暮鼓, 我想再一次沐浴在散發著泥土和青草味的晚風中, 問一問白鷺, 是不是它們銜走了母親對我的一聲聲呼喚。我的童年到哪裡去了?」

一個詩人作家, 他的思維向度若是朝向宇宙外物與人的關係、朝向大與小、近與遠的時空審視、哲理發現和價值追尋, 他的想像力就是自由飛馳的, 他的詩思視野就會格外的遼闊廣袤。「沿著餘光中的腳印, 從橋北的蔡襄像走到橋南的古榕樹下。林博士奏了965步, 我用896步, 從古代跨進現代, 從淺淺海峽的那頭走到這頭。」這種時空折疊手法, 使時間的縱深在方寸詩句間轟然洞開。在書中溫陵氏寫作了很多對祖國有赤子之心的人物形象。他借在菲律賓生活了八十多年, 曾任霧省萬那威市政府議員的吳聲敬表達心聲, 「香港、澳門回歸, 祖國三年收復二失地, 結束了帝國列強侵略中國領土的歷史, 這只是強大的中國才能做到。」

「看到祖國強大, 作為海外華人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兩岸和平統一。」儘管他們是菲律賓籍民, 但中華民族情懷從未淡薄。「不做傷中國人、海外華僑華人感情的事。」「待到兩岸和平統一時, 我們『原班人馬』攜同兒孫輩, 再到百源池畔的『興源古厝參觀, 痛飲和統酒, 一醉話當年。』」

《那年那天》以空間的彼此轉換為明線, 以時間的今昔變化為暗線, 不同的地理空間背後蘊藏著時間的滄桑流轉, 最終都化作凝固的時光刻在作家生命的年輪裡, 如大洋的浪花, 在歲月中迴響。